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 民族史译文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

一九七八年

B-53

-3

1

22.9.83  
144  
31

## 说 明

为了解国外对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的状况，现编译《民族社会历史译文集》，不定期出版，供内部参考研究。

《译文集》的主要内容有：国外有关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社会形态的专著和论文；作者介绍以及学术动态等。

应该指出，原著中有不少观点是错误的乃至反动的，读者在参考研究时应注意批判。

如引用本集译文，请核对原著。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编译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切盼读者多提批评，以利改进。

编 者



# 目 录

(总第一期)

- 准噶尔部历史和社会经济概述……………〔日〕佐口透 (1)
- 西藏的游牧部落……………〔苏〕V.N.罗列赫 (38)
- 《东亚南部民族史》简介……………〔苏〕P.Φ.伊茨 (46)

# 准噶尔部历史和社会经济概述

——《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一书摘译

〔日〕佐口透

〔译者按〕日本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佐口透1966年出版了《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一书，其中第三章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我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历史、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但是，佐口透在论述中宣扬了所谓“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错误观点，把我国历史上的北方和西北边疆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诸如匈奴、柔然、突厥、回纥、鞑靼、瓦剌等部，统统说成是完全独立于当时中国之外的国家，进而把我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说成是“准噶尔王国”是在“一个半世纪期间”完全独立于清朝中央政府之外的“最后一个游牧骑马民族国家”；把准噶尔部反动上层的叛乱头目噶尔丹说成是“草原英雄”、“悲剧帝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历史不容颠倒！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证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成员，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反动上层的叛乱，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我们对佐口透在本书中所宣扬的错误观点，必须予以认真鉴别和批判。

虽如此，佐口透的某些论述，特别有关准噶尔部社会经济方面的史实，对我们尚有一定参考价值，故将该书之第三章全文译出，以供研究时参考，现篇名为译者所加。

## 1. 准噶尔骑马民族国家的兴亡

### 〔近代的北方游牧民族〕

若是谈及在中央欧亚草原上兴亡的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谁也会想起古代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纥（维吾尔），尤其不能不使人想起中世纪的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崩溃后，鞑靼部活跃在内外蒙古草原上，而瓦剌、即卫拉特部则在西北蒙古兴起，相互争霸北亚细亚草原，或侵表明朝，在长城一线同中国交锋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sup>和田清《东亚史研究》蒙古篇最基本的文献</sup>。而后，无论是鞑靼部的后裔内蒙古土默特部、察哈尔部，或外蒙古喀尔喀部（所谓喀尔喀蒙古），还是西北蒙古的卫拉特部，都是各自分立、相互对抗的北亚细亚草原王国。另外，在西方的哈萨克草原上，是乌兹别克族分支的游牧哈萨克人的汗国，正在作为与东方游牧民族本质不同的集团而发展着。在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央欧亚草原上，可能由于来见到有象蒙古帝国那样具有世界性的骑马民族帝国，使人感到在近代北亚细亚游牧骑马民族的势力似乎已衰退了，但是，这里对从十七世纪初开始，经历了一个半世纪期间发展的准噶尔王国的存在，就难说给与了十分的注意。准噶尔王国，就其系谱来说，是从匈奴国家发端的中央欧亚草原《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最末一个，自准噶尔王国崩溃后（一七五五），《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虽说在世界性这一点上不及蒙古帝国，但是由于清朝与帝俄置于它的东西两侧，同中亚的突厥-伊斯兰社会和喇嘛教国家西藏也具有深刻的政治交往，故搞清楚准噶尔王国的事业，对近代中央欧亚史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

### 〔准噶尔兴起史序论〕

准噶尔，是从十七世纪初开始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以阿尔泰山

脉周围的西北蒙古、天山以北的草原为根据地而建立的卫拉特蒙古族国家的政治名称。他们的前身是十三——十四世纪的斡亦剌惕部，是活跃于十五世纪即中国明朝初期的瓦剌（卫拉特）的直接后裔。瓦剌部在也先汗（1440—1454）领导下，侵犯了明朝的北方边境，在西面还侵入了蒙兀里斯坦汗国<sup>①</sup>和哈萨克草原以炫耀武力，而中亚的伊斯兰教徒把卫拉特族称作卡尔玛克，西欧人更称作卡尔梅克（关于卡尔玛克参照巴托尔特的《七河流域史》）。可是，十六世纪初，由于东方鞑靼部的复兴，首先达延汗（1480—1524）统一了内蒙古，他的孙子俺答汗（1542—1582）在十六世纪的后半叶出兵攻击了卫拉特部，直逼到了西北蒙古纵深的额尔齐斯河流域，致使卫拉特部又陷入了约半个世纪的政治衰落。当时，卫拉特部又称都尔本·卫拉特（四部卫拉特），据《蒙古源流》、《阿勒坦·托普契》<sup>②</sup>和当时的俄国资料可知它大体上是由四部构成的（羽田明《厄鲁特考》东方学第10辑）。卫拉特的四部通常说的是绰罗斯（包含杜尔伯特）、巴噶图特、辉特、土尔扈特，另外还有和硕特部，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算法（羽田明《厄鲁特考》东方学第10辑）。十七世纪初，被称为也先汗后裔的绰罗斯部长哈喇忽喇企图复兴卫拉特族国家，并被推举为四部的盟主，由于哈喇忽喇和他的部据说是处在整个卫拉特部的左翼（蒙古语准噶尔），所以这个政治集团就被称作准噶尔部。这就是复兴卫拉特部的新的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准噶尔的起源，清朝写作准噶尔，又，把他们通称为卫拉特，另外也有叫作厄鲁特的，这是指卫拉特？还是指准噶尔尚未定论（羽田明《厄鲁特考》）。无论如何，新兴的准噶尔国家是由以绰罗斯部长的家族作为统治者的绰罗斯部政权而建立起来的。当时，喀尔喀部长格奔森扎的曾孙和托辉特部长硕累乌巴什浑台吉，在一六〇九年西逐卫拉特部，在以

①系指东察合台汗国——译者注，下同。

②即《黄金史》

乌布苏湖为中心的科布多（阿尔泰山脉以北）一带建立根据地，被称为第一代阿勒坦汗（金汗之意），并维持这个小王国直到一六八〇年前后。一六一六年，俄国使节伊凡·巴托罗夫自西伯利亚访问了阿勒坦汗，并开辟了邦交，俄国通过阿勒坦汗得以同中国进行贸易（格特利《俄国·蒙古·中国》）。兴起时期的准噶尔部也被迫屈从于这个阿勒坦汗势力的压迫，不得不转移到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游牧，因此哈喇忽台吉（？—1634，噶尔丹的祖父）致力于抵御外敌以保卫卫拉特部，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卫拉特诸部的统一。他在一六三四年去世，准噶尔统一的事业就由其子巴图尔浑台吉（1635—1665）来继承了。巴图尔浑台吉就是俄国文献上说的博格达洪台吉（洪台吉是准噶尔的王号），早在其父哈喇忽喇在位时，就已经据有额尔齐斯河东岸，斜米帕拉丁斯克附近的雅米什湖（著名的盐产地）一带，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并同阿勒坦汗势力相抗争，也同西伯利亚的俄国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在一六三五年继承其父哈喇忽喇称浑台吉这件事可认为是确实的（普松宽《哈喇忽喇的一生》）。随着哈喇忽喇和巴图尔政治势力的加强，使以塔尔巴哈台一带为根据地的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1634）为绰罗斯部势力所逼，在一六一六年前后，为寻找新的牧场，率部民西迁，经雅米什要塞（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向托波尔河上游游牧，继续西进，于一六三二年迁移到了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受到俄国政府的优待。这就是伏尔加—卡尔梅克的来历，作为卫拉特部的民族迁移而受到注意。他们同俄罗斯和土库曼族等周围诸民族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但在这里就不细谈了。因为他们早已是喇嘛教徒，也没有停止过到西藏巡礼，并且还同清朝进行往来。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清朝使团奉康熙帝之命，经由西伯利亚访问了伏尔加河土尔扈特族的阿玉奇汗。一七一五年返京的事情颇有趣味，特别是使团成员之一，满人图理琛写的纪行《异域录》是极为重要的史料（今国春秋《图理琛》）。之后，一七七一年土尔扈特

部的大部分回到了清朝统治下的天山北路的故乡，也是值得注意的事件。

另外，取代巴噶图特部而成为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原是在天山一带、乌鲁木齐附近游牧的，可是同样被绰罗斯部势力所逼，于一六三六年前后，在部长顾实汗率领下转移到青海地区游牧，后来又控制了西藏作为其保护领，一七二三年因侵犯清朝管辖的西宁失败，结果只得臣属于清朝。这就是青海蒙古。于是绰罗斯部（包含杜尔伯特部）建立了统一天山与阿尔泰山之间所谓准噶利亚草原诸部的准噶尔政权，与当年成吉思汗平定漠北有点相似。巴图尔浑台吉作为准噶尔国家，即绰罗斯王朝事实上的缔造者，统治者，拥有浑台吉或洪台吉（俄国人的叫法）的称号，编纂了《察钦·必扯克（卫拉特原有习惯法）》和《卫拉特法典》，让喇嘛查雅·班第达作新的卫拉特文字（叫托忒字）和书面语，崇信喇嘛教，在塔尔巴哈台以南的和博克萨里地方建设了定居的城市作为王家的牙帐所在地，后来准噶尔王国的首都才迁到伊犁。

#### 〔准噶尔的军事扩张〕

如说对外战争是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准噶尔王国的主要职业，也决不是奇谈怪论。所谓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即以经营游牧的牧畜经济的牧民作为直接生产者构成政治的集团，王国的统治者依靠发达到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器（官僚制度和法典）进行统治，反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依靠掠夺、俘获所得，征收贡赋和对国际贸易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定居农业社会相对峙，主要以蒙古利亚、准噶利亚、哈萨克斯坦草原作为根据地以维持政权的国家体制，这就是其定义。塞种、匈奴、柔然、突厥、回纥、蒙古（成吉思汗帝国）、鞑靼、瓦剌、哈萨克、准噶尔等就是这样的游牧骑马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很会利用定居文明，摄取很多东西，并且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有的直接统治农料社会，建立所谓《征服王



朝》国家（如辽、元等）。我所称呼的游牧骑马民族国家同《征服王朝》不同，它是草原的王国，这被认为是游牧骑马民族国家体制的主流。关于这样的《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原理和本质在本书就不涉及了，但是准噶尔王国是最后一个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事实不能不铭记在脑海中。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历史地位，在于和农耕定居社会间政治的和经济的种种关系，但是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然是国家建立和继续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准噶尔王国由于其四周同强大的国家和种族相邻接，因而从王国建立时期的十七世纪初开始，到崩溃时期的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为止约一个半世纪期间，几乎没有间断过对外战争。因此，踏勘这个军事扩张和征服战争的实况，在研究准噶尔王国史的特点，特别是十七——十八世纪中央亚细亚的国际关系和东西交涉上乃是重要的课题。

### 〔准噶尔兴起时期的对外战争〕

从各种史料可知，早在准噶尔王国形成以前，即十六世纪末，卫拉特部（卡尔梅克）同西方的哈萨克汗国就曾有互相冲突的事。据萨依夫的记载，一五八二年哈萨克族的坦维凯尔汗（1586—1598）就攻击了卫拉特部，并在其在位期间攻打了卫拉特部之后，退到了塔什干（阿卜杜尔·凯里姆·布哈里《中央亚细亚史》）。在十七世纪前半叶成为卫拉特部统治者的哈喇忽喇时代，和其父哈喇忽喇分开，以额尔齐斯河东岸作为根据地的巴图尔浑台吉（博格达洪台吉）攻击了西方的哈萨克人、阿尔泰诸族，吉尔吉斯人，并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传说一六一六年哈萨克人的玉兹（玉兹是指哈萨克人的集团）向博格达洪台吉朝贡（阿拉伯《俄國·蒙古·中國》），一六二〇年哈萨克的玉兹攻击了卡尔梅克（穆勒《俄罗斯史料集》），据说巴图尔浑台吉在一六二四年出征了哈萨克草原的伊施姆河，同《布哈拉人》（指哈萨克人）交战并捕获俘虏（《一六〇七—一六三六年的俄國、蒙古关系史料集》）。在一六二八年，巴图尔攻打并臣服了西伯利亚托木斯克一带的巴拉宾人（巴拉宾·塔塔尔人），征收雅沙克（贡赋）（穆勒，上引书。波达波夫《阿尔泰人史概说》）。

在一六三四—一三五年同哈萨克人交战，捕获哈萨克的江吉尔汗，还加强了对巴拉宾人和库兹涅茨·塔塔尔人（分布在托木河流域）的赋税征收<sup>（穆勒《哈萨克史》）</sup>。在一六三九年征服了天山的吉尔吉斯人。另外，据费塞尔说，巴图尔在一六四三年征服了吉尔吉斯部，巴图尔已经领有了阿拉特·吉尔吉斯（阿拉特的吉尔吉斯人）和托克玛（托克马克即楚河的吉尔吉斯人）<sup>（费塞尔《哈萨克史》）</sup>，看来此时巴图尔拥有五万军队侵入了哈萨克草原、七河流域一带，征服了吉尔吉斯人<sup>（穆勒《哈萨克史》）</sup>。这样在准噶尔王国兴起时期的十七世纪前半叶，巴图尔浑台吉已经在鄂毕、托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七河流域、哈萨克草原上，连续进行了数次征服战争，征收贡赋，亮明了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特性。

### 〔草原英雄噶尔丹〕

同清朝的英主康熙皇帝（1662—1722）争夺蒙古利亚草原的霸权失败后，又遭其侄的背叛而在阿尔泰山中服毒自杀的准噶尔部长噶尔丹汗的一生，好象是给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统治者充满了厄运。噶尔丹生于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其父是准噶尔部长巴图尔浑台吉。一六六五年（康熙四）巴图尔去世，噶尔丹的同母兄僧格继位。当时，二十二岁的噶尔丹正作为喇嘛在西藏拉萨城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的法王）座下用心学习，深得达赖喇嘛的信任，还同那个掌权的实力人物桑结有着密切的交情，受到他的支持，看来噶尔丹后来就是利用这个关系立意要创建喇嘛教·准噶尔帝国<sup>（费四明《噶尔丹传》考订）</sup>。在拉萨时噶尔丹就很重视有关清朝和中央亚细亚、哈萨克草原形势的知识，可能就有志于建立一个与成吉思汗帝国相匹敌的游牧骑马民族帝国，这从他以后的政治军事行动来看，不难推测。一六七一年，僧格因同异母兄车臣等争夺领地被杀，听到这个报告后，噶尔丹得到达赖喇嘛的许可还俗，急忙归国，讨伐并杀死了车臣汗，报了僧格的仇，自称浑台吉，平息了绰罗斯家族的内部纠纷。一六

七六年（康熙十五）又平定了准噶利亚，成了准噶尔王国的独裁者（羽田明《噶尔丹考证》）。在巧妙地处理了游牧骑马民族国家中常见的围绕王位继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纠纷之后，噶尔丹的视线就转向外部。从此开始的噶尔丹的军事扩张，继续了巴图尔浑台吉的事业，并且其征服战争的规模更扩大了。首先，虽然一六七八年侵入青海没有成功，中途退回，但是在甘州附近撒里维吾尔族（也叫撒拉·回鹘）地方驻屯军队征收硫磺、倭铅等贡赋。一六七九年（康熙十八），开始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的哈密（也叫柯莫儿）、吐鲁番（也叫哈拉和卓），向土著维吾尔人征收贡赋。一六八〇年，远征了回部（《六城之地》、东土耳其斯坦的西部地区），臣服喀什噶尔、叶儿羌、和闐等城市，把察哈台汗家族和和卓们囚禁在伊犁，以别的和卓为傀儡使其统治回部，作为其代价约定索取巨额的贡赋，并宣布自己监督政治，这样塔里木盆地的突厥-伊斯兰民族成了异教徒准噶尔的属领，这种状态直至一七五〇年前后才改变（羽田明《回部》）。噶尔丹浑台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被西藏的达赖喇嘛授予了所谓博硕克图汗的汗号（博硕克图是《祝福》之意）。噶尔丹夺了有着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和硕特部鄂齐尔图·车臣汗的女儿（或孙女）、噶尔丹兄僧格的妻子阿奴（阿奴达拉）作自己的妻子，从而使他获得了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尊贵。自一六八一年以来，噶尔丹连年不断的向西方进行侵略战争，攻打塞里木市、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一六八四年占领了作为哈萨克人根据地的塔什干、塞里木两城市，由于噶尔丹的征服战争，大玉兹、特别是七河流域一带的哈萨克集团衰落了（巴托尔《七河流域史》）。关于准噶尔的西方扩张，清朝史料记载不足，唯据《秦边纪略》的噶尔丹传（内藤虎次郎的《译》）记载：

东方既臣服，乃西击回回（伊斯兰教徒），下数十城。回回有密受马哈纳非教者《马哈纳非，泰西以为马哈默》（指穆罕默德其人？还是指哈里发？），初迎降，雪夜袭击之，杀伤至十

余万，马匹器械，死亡无算《壬戌年（康熙二十一，一六八二），（噶尔丹）一入回回国，其国请降，纳添巴（贡纳），奉浮图教（佛教），许之，敛兵入其城。夜半回回外援至，城中应之，内外合攻，火光烛天，噶尔丹部落皆溃。是时积雪平坑塹，人马陷不可脱，城中尾击，死者无数。唯噶尔丹跃马持枪（銃），脱身去》。马哈纳非，天方国（阿拉伯）以为圣人者。噶尔丹丧师返国，未尝挫锐气，益征兵训练如初《噶尔丹败归，集未教之兵，勒新羈之马，欲试之。闻极西地有人，而形如犬，能日弛数百里，其妇女极美好，乃携多兵驱马直入其国……》。使人谓回回曰：汝不来降，则自今以往，岁用兵，夏蹂汝耕，秋烧汝稼。今我年未四十，迄至于发白齿落而后止。城中人闻咸股栗，门尝昼闭。其明年（康熙二十二，一六八三）大破之，回回悉降，不敢复叛（文中《 》内是原文中的夹注）。

《秦边纪略》的噶尔丹传有着可称为清朝正史的《清实录》也没有的独特记述，既珍贵也颇有趣味。上文主要是记载一六八二年（壬戌年，康熙二十一）噶尔丹侵入回回国，还侵入极西的美人国，以及一六八三年再次讨伐并征服回回国的事。这一作为一六八二—一六八三年事件记载的所谓噶尔丹对回回国（伊斯兰教徒的地方）的征伐，是指他侵略哈萨克。极西的美人国当是诺尔依族<sup>①</sup>，所谓“形如犬”可能是从诺尔依（蒙古语犬之意）的名称来的（和田清《明末清初蒙古族的西徙》，《东亚史研究杂志》）是农耕民族，因此把它看作是哈萨克草原的纵深地区不如说是指哈萨克汗统治下的西吉那克·土耳其斯坦、塔什干等锡尔河中游一带的乌兹别克族诸城市。据《亲征朔漠方略》和《圣祖实录》的康熙

<sup>①</sup>诺尔依（诺盖）族，黠鞑族的一支，现大部分居住在苏联伏尔加河中游和卡玛河一带，以及里海沿岸地区。据说14世纪时，这里曾是金帐汗国著名的蒙古宗王那海（Nougai, Nogai）的封地，因而以后他的人民也就被称为“诺尔依”（Nogai）。

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四月癸亥条所见到的策妄阿喇布坦(僧格之子的申述,记载说:“昔噶尔丹擒哈萨克头克汗(图克或陶克汗)之子,以昇达赖喇嘛。故头克使人乞臣关说,求还其子,与彼完聚。头克反尽杀臣(策妄阿喇布坦)五百人”。和田清博士指出,这段话与(秦边纪略)噶尔丹传中关于噶尔丹在一六八二——一八三年征服回回国的记载相当(和田清,《和田清论》)。无疑哈萨克的头克汗就是哈萨克汗国中期有名的君主陶克汗(也叫图克汗,1680—1718)。在一六八四——一六八六年间,噶尔丹侵入了哈萨克草原的东南部。总之,在一六八〇年代,准噶尔王国向东土耳其斯坦和哈萨克草原进行了以掠夺和征收贡赋为目的的征服战争是明显的。当时的清朝也对噶尔丹征服中央亚细亚的情况有大体的了解,例如曾记载说:“初,噶尔丹并吞吐鲁番、叶儿钦、萨马尔汉、哈萨克等千余部落(《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寅条)”,又:“噶尔丹曾破回子(伊斯兰教徒)中的萨马拉罕、布哈尔、哈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叶儿钦、哈思哈尔、塞拉木(锡尔河畔的塞里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有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喀尔喀焉能抵敌?(《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条)”。虽然所谓噶尔丹征服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与事实不符,但说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和哈萨克草原的一部分,清朝的记载并没有错。

### 〔悲剧帝王噶尔丹〕

这样,在经略中央亚细亚方面获得了成功的噶尔丹,就想对早已存在矛盾的喀尔喀蒙古进行征服了。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侵入外蒙古利亚,先后十年期间同康熙皇帝争夺漠北的霸权,但终究清朝的军事力量也是强大的,在热河赤峰附近的乌兰布通,迎击了追击臣属于清朝的喀尔喀蒙古诸部而南下的噶尔丹(康熙二十九,一六九〇)。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康熙皇帝率三路大军亲征漠北,在土拉河北、肯特山南的昭莫多一战,再次把噶尔丹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同噶尔丹对立的其兄僧格的儿子策妄阿喇布

坦趁叔父久留漠北未归之机，在天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准噶利亚本土上确立了牢固的地位，并把哈密、吐鲁番地方也收归自己的管辖之下，因此被清朝军队打败的噶尔丹无法归国，于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在科布多附近的阿尔泰山中服毒自杀。据详细报告说，噶尔丹是“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清晨得病，其晚即死，不知是何症（《朔方道志》）”，又说：“是日焚其尸（《圣祖实录》）”。<sup>①</sup>所谓服毒自杀是有可能的。时年五十四岁。噶尔丹的侄儿丹济拉（？—1708）携骨灰赴西藏，但因遭到同噶尔丹对立的策妄阿喇布坦的阻截而逃亡，投降了清朝的雍正皇帝<sup>②</sup>。噶尔丹可以说是草原的悲剧帝王。在当时的北部欧亚大陆上奇妙地三位大帝并驾齐驱，即在东方是阿尔泰族的满州王朝的君主康熙皇帝（1662—1722），在西方是近代俄罗斯缔造之父彼得大帝（1689—1725），各自东西呼应，在中央欧亚草原上则是准噶尔王国的噶尔丹·博硕克图汗（1676—1697），三者同时鼎立的事实颇为有趣。虽然噶尔丹是最早倒台的，康熙皇帝和彼得大帝都比噶尔丹活得长，但是约三十年间这三位大王作为完全是同时代人君临了各自的国家，作为其君主的力量和手腕，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在三位帝王间有着相互的政治和外交的关系，虽然噶尔丹作为游牧骑马民族国家的君主推行了最富有军事性的和侵略性的政策，但是若从准噶尔王国来看，不可否认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势力，东亚的清朝势力乃是在游牧骑马民族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强大的邻人。在康熙皇帝手下任过事的法兰西耶稣会教士热皮昂（中国名张诚，1654—1707）评论说：“噶尔丹若不是遭遇与康熙

①《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丁卯条。

②此处显然有错误，噶尔丹济拉亡于1708年，时康熙皇帝尚在位，为何投奔雍正皇帝？据《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子条载：“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疏报，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臣等至萨尔齐巴尔哈达地方，厄鲁特丹齐拉等遣齐奇尔赛桑等九人来告曰：‘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丹济拉、诺颜格隆、丹齐拉之婿拉思伦博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种齐海，共率三百户来归。”故此处应为康熙皇帝方妥。

皇帝那样的英主为敌的厄运，若非陷于被其侄策妄阿喇布坦背叛的窘境，则中国的命运还将是令人难以预测的！（《圣朝图志》）”，表示了对这个悲剧帝王命运的同情（羽田明《噶尔丹传考证》）。但是，他认为噶尔丹的失败是由于过分执着于侵略喀尔喀部，噶尔丹的事业由于其侄策妄阿喇布坦的反叛和清朝强大的军事力量半途而废是不可否认的，从准噶尔王国的领土扩张这点上，可以说对喀尔喀部（外蒙）的占有终于失败了。从清朝史的立场来看，同康熙皇帝对抗的噶尔丹的存在是重要的，但从准噶尔王国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这点来说，他的继承者，并几乎是同时代人策妄阿喇布坦在历史上的作用更为重要，策妄阿喇布坦与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完全同一时期各自在位，鼎立于北亚细亚，特别是十八世纪初叶可以说是准噶尔王国的极盛时期。

### 〔准噶尔极盛时期的军事扩张〕

向噶尔丹举起反旗，迫其自杀，自号额尔德尼·卓列克图·巴图尔·浑台吉，登上准噶尔王国汗位的策妄阿喇布坦（1697—1727）和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的时代是准噶尔王国的极盛时期，虽然已经不能够干涉东方的蒙古利亚，但向中央亚细亚和哈萨克草原的军事扩张之盛却胜过噶尔丹时代，并同俄罗斯和乌兹别克诸国激烈对立，在这五十年间，准噶尔王国日以继夜地向西方用兵，到一七五〇年代由于王国内部的纠纷突如其来地崩溃了。且说噶尔丹在东方同清朝争夺的时候，策妄阿喇布坦却以伊犁作为根据地致力于在西方发展，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同哈萨克构兵（《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四月条）”的事清朝是知道的，一六九九年侵入哈萨克草原南部，征服塞里木，额尔齐斯河西岸为准噶尔所有。连清朝了解情况后也说：“策妄阿喇布坦素行奸恶，故其附近哈萨克、布鲁特（吉尔吉斯部）诸部皆相仇讎（《准噶尔方略前编》康熙三十九年七月条）”。又传说锡尔河下游一带的卡拉·卡尔伯克族的易卜拉欣苏丹好象成了策妄阿喇布坦的俘虏（《卡拉·卡尔伯克》白克史料集），卡拉·卡尔伯克族的地方也被准噶尔王国所征服。另

外，据一七一五年的清朝史料的记载说：

其（准噶尔部）人众，每一部落有千五百户，约共三万人。其征赋，俱无定规，凡有所需，一切向属下敛取，人皆疲弊。自和朔特、图尔古特、辉特、杜尔伯特的台吉（小王公）属人外，策妄阿喇布坦十四部落之人，无不怨之。去年，雪深三尺余，其所居伊犁等地方，牧畜尽毙，其子往攻安集延（费尔干纳一带）地方之布鲁特，被杀者五千人，回时又多染疾而死

（《准噶尔方略前编》、《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四年五月条）。

准噶尔王国的统治阶级对部民课以重税（畜牧业产品、徭役），为了掠取家畜，借伊犁地方积雪，散布家畜倒毙云云，暗示向安集延即费尔干纳一带的吉尔吉斯部进行侵略性的掠夺战争。一七一七——一七一九年派堂弟策零敦多布远征西藏，侵入并掠夺了拉萨，杀死同族青海和硕特部颇实汗之孙，当时统治西藏的拉藏汗以后，撤退了，但据以后的记载来看，准噶尔王国确保了从塔里木盆地南边的和阗、叶儿羌经喀喇昆仑山南麓诸部落（博罗尔、巴勒提、拉达克等）到西藏的通商道路。在一七二二——一七二三年，据为同准噶尔缔结友好关系而访问了策妄阿喇布坦的俄国炮兵大尉翁可夫斯基的记载，当时准噶尔攻打了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占领了锡尔河中游一带的塞里木、塔什干等城市（翁可夫斯基著《准噶尔遣使记》）。另外，据别的俄国文书记载，在一七二三年准噶尔占领了塔什干，驱逐了这个地方的哈萨克人，向撒马尔罕、布哈拉、基发、咸海沿岸移动，锡尔河下游一带的卡拉·卡尔伯克人也遭受了破坏性的打击。翁可夫斯基大尉列举了处于准噶尔的洪台吉即策妄阿喇布坦统治下的诸民族有哈萨克人、乌梁海人，特楞古特人、叶儿羌的《布哈拉》人、布鲁特人、巴拉宾人等，叙述了洪台吉的领土北与俄罗斯、东与中国（清朝）、南与唐古特（指青海）、西与哈萨克的玉兹相接壤（《准噶尔遣使记》），比起噶尔丹在位时，策妄阿喇布坦在位时的准噶尔王国，



军事力量显然达到了整个东土耳其斯坦和哈萨克草原的东南部，以及锡尔河的中游一带，可以说特别是对哈萨克草原的军事压力日益增强了。

### 〔最后的游牧骑马民族王国〕

继策妄阿喇布坦成为浑台吉的噶尔丹策零也是位有作为的君主，他承袭其父的政策，开始了向哈萨克草原的大规模掠夺战争，继续进行对锡尔河流域、费尔干纳、巴达克山的征服战争，但是他在位时期，正是准噶尔王国的最后时期，其侵略战争作为游牧骑马民族的最后的军事行动特别值得注意。噶尔丹策零自其父在位时就从事向哈萨克草原东南部和锡尔河流域的掠夺战争，特别是与哈萨克汗国的斗争激化了。在一七二九年，因哈萨克人的反击，准噶尔军在巴尔喀什湖南的恩吉尔开一带遭到大败。一七三〇年代，哈萨克的统治者们加强了对准噶尔侵略的军事抵抗。在一七三一年，据说“哈萨克阿布尔海里汗（哈萨克小玉兹的汗）发兵七万，令伊弟布尔海里（？）统领，将吹、塔拉斯地方所居准噶尔部一千户人畜俱已掠去。又将准噶尔在别处牧放之马掠去二—三千匹”（《世宗实录》雍正九年七月条）<sup>①</sup>，虽然这与噶尔丹策零的弟罗卜藏舒努（拉藏索诺）因与兄冲突而投奔于阿布尔海里汗的事情有关，但在这里不想涉及这个问题。总之，哈萨克的统治者们从一七三〇年代开始抵抗了准噶尔的侵犯。在一七三二年（雍正十），还传说噶尔丹策零命小策零敦多卜（达什达瓦之子）<sup>②</sup>之子曼济（所谓萨里满济）征讨哈萨克（《世宗实录》雍正十年三月条）。另一方面，噶尔丹策零也没有忘了祖上的东方扩张政策，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在科布多（西蒙古之地）以西的和通泊大破清朝将军傅尔丹的军队，两度侵入喀尔喀部，但是结果仍然以准噶尔的失败

①应是《世宗实录》雍正九年六月乙卯条。

②据《西域同文志》等书所载，小策零敦多卜应是达什达瓦之父，也即达什达瓦与曼济同辈。